

# 坚持党性原则，繁荣文艺创作

## ——重读《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饶德春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发表至今已七十多年了。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倍感其思想精深，指导意义深远。

一九〇七年，列宁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是“党的文学”的口号，他要求文学应当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这就是说，文学必须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必须置于党的监督、领导之下。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以社会作为反映的对象，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历史上，各个不同的阶级总是要借助于文学来宣传本阶级的社会理想、审美观念，宣扬本阶级的观点、要求和希望的。作为统治阶级，更是如此。诗三百篇，所以被称为“经”，就在于“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sup>①</sup>。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丘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②</sup>。他还以诗教育其子鲤和弟子们。被称为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时期，曹丕“以副君之重”，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他称“文章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sup>③</sup>。文学所以成为“大业”，所以“不朽”，是由于它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曹丕是把文学附丽于政治的。后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明确提“文者贯道之器”<sup>④</sup>、“文者以明道”<sup>⑤</sup>的主张，宋人周敦颐有“文所以载道”<sup>⑥</sup>的说法。元剧作家高明认为，戏剧也应宣扬子孝妻贤的封建礼教，声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sup>⑦</sup>，他的主张，颇得明太祖的青睐<sup>⑧</sup>。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sup>⑨</sup>因此，“党的文学”在革命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同志继承列宁的文学党性学说，也认为它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sup>⑩</sup>。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代，“党的文学”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军队”<sup>⑪</sup>，并与武装的军队相提并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消亡之前，“党的文学”仍负有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及同错误的乃至反动的东西作斗争的光荣使命。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对文学事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与列宁要求文学为党的工作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

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精神是一致的。“党的文学”应具有极大的教育、动员、激励、鼓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党的文学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决不可排斥党的领导，决不可将庸俗，低级趣味的东西，鱼目混珠而有害于人民，如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如医生乱开药方，不顾患者死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sup>⑩</sup>；决不可将文学作为宣扬个人主义思想和牟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决不可以低级趣味，迎合、取悦于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如鲁迅所反对的那种艺术上的尾巴主义；决不可将“党的文学”作为少数人赚钱的工具，甚至让“票房价值”部分地支配电影界、戏剧界，让经济收入部分地支配创作和出版。当然，这些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极大的，但也不应忽视那些与“党的文学”的要求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否则会使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

“党的文学”还要求文学工作者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而从事创作。列宁指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列宁从世界观上的尖锐对立的角度的来抨击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所要求的“绝对自由”。列宁要求文艺工作者应是革命者，而不是旁观者，个人主义者。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思想指导，正反映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的要求。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总是寓有作者从政治上、美学上的主观评价的，感情自始至终贯穿于文学创作之中。因此，无论自觉与不自觉，作者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之下从事创作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它为“党的文学”工作者提供了最可靠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

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sup>⑪</sup>的方法与工具。它使文学工作者在借鉴与继承中不致于因鉴别不清而迷误或重蹈覆辙；它也使文学工作者在创作中不致于被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济金根》不从时代与阶级等因素中寻找根源，却把济金根的失败归结为“狡诈”和“外交”的批评<sup>⑫</sup>；恩格斯对拉萨尔由于“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造成“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的批评<sup>⑬</sup>，不都是从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吗？

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许多好的和较好的作品，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可是也出现了一些自由化的倾向：在“伤痕”文学中，某些作品在表现中缺乏对现实生活正确的判断力，作了歪曲的描写；有的则简单地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恶卑劣伎俩，加以展览；有的作品抹杀了新旧军队本质上的区别；有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厌世情绪；有的作品则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等同起来，把男女相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描写成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东西；此外，也有些作品继续宣扬个人崇拜，宣扬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也时而可见。以上问题，充分说明了文艺界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思想指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艺工作者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写什么、怎样写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解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sup>⑭</sup>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从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来说，至今还值得我们深思。

针对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论，列宁在阐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之后，同时还

指出，只有党的文学才是真正的“自由的文学”。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艺术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贯主张党的领导要尊重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尊重和爱护作家任何有益于革命事业的艺术劳动及其成果，对那些不顾艺术规律，粗暴干涉作家创作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对作家创作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也总是耐心地进行帮助，鼓励他们深入生活，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列宁对高尔基的帮助，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四害”横行时，我国文艺界的极左路线曾经严重地干扰过文艺家的创作，文艺园地一派萧条景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恢复了无产阶级正确的文艺路线，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四人帮”设下的种种禁区，写出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但也不能不看到，有的作家，未能正确理解“解放思想，繁荣文艺”的精神，他们对排除左倾错误路线对文艺的干扰破坏和文艺界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对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没有能够明确的区分，结果是“玉石俱焚”，又走到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创作的指导的邪路上，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艺术实践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理论与方法，从而也是立场和观点）的指导，一个作家就很难辨别创作中的是与非。近年来，对“真实性”的争论即是一例。什么是艺术真实？有人认为“生活中有的”就是真实的，不区别量与质、主流与支流、暂时与永久、个别特殊与

普遍一般、现状与趋势、基础与反射等等，主张有闻必录，不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包括艺术观）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不去努力发掘生活中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写出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上进的文艺作品。我们应当永远摒弃粗暴、简单的作风，反对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去代替艺术创作方法，但也必须反对借文艺干预生活去任意曲解生活。

文艺创作要求很高的才、学、识和多样的风格，我们要十分着重这一点。但党的领导，只会促进这个要求的实现，而决不会妨碍它。

一提起“党的文学”和党性原则，有人就担心作家创作中的个性风格，不易表现出来，文学创作也不易繁荣。其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不排斥创作的倾向性，相反，正确的思想倾向，往往给创作以强大的生命力。从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汉、魏晋、唐等时期，思想的解放，文学的繁荣，正是由于人们特别重视和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且以唐代为例，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可是，恰恰在这个时期，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呼声最高，最频，最强烈。从初唐陈子昂的“风骨”、“兴寄”<sup>①</sup>的主张，到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者韩愈、柳宗元的“文者贯道之器”<sup>②</sup>、“文者以明道”<sup>③</sup>的要求，还有中唐的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sup>④</sup>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sup>⑤</sup>的倡导，难道妨害了杜甫、李白这些有个性风格的大诗人的出现吗？难道妨害了李贺、李商隐等人的有个性风格的诗篇的问世吗？难道妨害了强调文学社会作用的倡导者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他们自身成为一代有个性风格的文学大家吗？难道妨害了唐代文学的兴盛繁荣吗？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中，自《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以后，不是相继出现了公认的有个性风格的高尔基、鲁

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一代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吗？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sup>②</sup>。人民是有鉴赏能力的。人们对某些优秀的电影、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那样喜爱，给以充分肯定，而对那些不健康的，错误的，艺术上采取政治图说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sup>③</sup>的作品，强烈反对或无动于衷，或不屑闻问，难道不值得我们文学家艺术家们深思和重视么！蒲列汉诺夫说得好：“一件艺术品，不论使用的手段是形象或声音，总是对我们的直观能力发生作用，而不是对我们的逻辑能力发生作用，因此，当我们看见一件艺术品，我们身上只产生了是否有益于社会的考虑，这样的作品就不会有审美的快感；在这种场合，只有着审美快感的代用品，即这些考虑所带来的快乐”<sup>④</sup>。人民盼望党的文学工作者，发挥自己的才华，在艺术的“广阔天地”中写作出政治与艺术完美统一的作品，盼望着少享受些“审美快感的代用品”。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一次讲话中也说：“群众看剧、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sup>⑤</sup>。确实，每个负有教育人民的光荣职责的党的文学工

作者，应细细体味和记得这些话。我们要给予人民的是无产阶级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和感染，而不只是娱乐，更不是砒霜。

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地开展文学批评，坚持党性原则，繁荣文学创作，产生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吧！

### 注：

- ① 《毛诗序》。
- ② 《论语·阳货》。
- ③ 《典论·论文》。
- ④⑧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 ⑤⑩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⑥ 周敦颐：《通书·文辞》。
- ⑦ 《琵琶论》第一出。
- ⑧ 徐渭：《南词叙录》。
- ⑨ 高尔基：《论文学及其他》。
- ⑩⑬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⑪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 ⑫ 《反对党八股》。
- ⑭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 ⑮⑯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 ⑰ 《而已集·革命文学》。
- ⑱ 《修竹篇序》。
- ⑲ 《与元九书》。
- ⑳ 《新乐府序》。
- ㉑ 列宁语，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回忆列宁》。
- ㉒ 《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第四封信》。
- ㉓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 （上接第19页）

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我们党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战胜了一切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的三十二年，我们党同样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胜了一

切敌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振奋精神，沿着《决议》所肯定的、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前进，必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胜利实现！